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震川先生全集

(六)

歸有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震川先生全集

(一)

歸育光著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全生先川震
册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著者 歸有光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竅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于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韓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閹呂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尙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闈。而偏狃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羣臣於下。弗克有濟。宣

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啣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之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常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闈。夫月則明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裔逆亂之會。后子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鈞牽衣者。竟何如哉。

章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章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章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問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己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尙寵。而閹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尙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尙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怠

論曰。不惡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額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於柴禹錫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盟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練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算無遺策。其才技皆見於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於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懼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己。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於自然也。全斌贖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於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於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即以治內爲先。施於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差。滅無貴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隲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

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開。與鉛山費楸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誣。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籛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褊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下講安字之意。大略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語。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子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

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携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瞭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己以繩。接人則用繩。莊周達之入於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愴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狗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澣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澣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諾。方躊躇間。岸上鼓琴。琴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予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

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潞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子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略無芥蒂於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上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閩門。廿七日行。二子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亭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於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卽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亭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亭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

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冰。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冰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汨汨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沾頭。明日孺亭小恙。便欲還。強之入。開夜與四明王燦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午始過。驛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冰。特船人畏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驛。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汝水流出。冰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皆挂燈如列星。逆邁行柳樹間。明日早飯後。逼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暎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冰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莊。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莊。雇肩輿小車。莊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濬沱河。風極冽厲。有河冰。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莊。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於婁河西。咸維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迴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踟躕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

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於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冰阻，千艘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冰尙腹墜，遂皆陸行，予自丙申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蔽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灑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於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冰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尙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社，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事士，停舟相勞問，爲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歛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澗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

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牐。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暎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荆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於此過。閣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爲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閣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尙書祠。觀鵝河口。汝水來處。鵝河口卽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汝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於衛。南出二百餘里。合於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失於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牐。舟楫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牐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牐敢。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陵胡人以楊枝插水。祈雨。來時孺亨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暎。孺亨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輿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僂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

孺亭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沙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跼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於塌城之左。汝水之陰。作斗門。遏汝入洸。以益泗漕。而汝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於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汝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汝上嘉祥鉅野濟寧臨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牖水勢不壯。而下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如飛。河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卽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隆著符。精感赤龍。承甗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殘秦王。鴻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剗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

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褻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瀚泮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尙蚤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圮岸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卞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黃河并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今清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溫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翳障。空蒼下墮。圜紅濛汜間。真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裏河。船泊郡城下。郴州喻景曾選來候。夜風雨鷄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澗湖口。十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卽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

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邳城。城下掘溝。謂之川江。地理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題名記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邏迤。隔礙僅見。東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臯同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臯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以下六首解經）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羨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於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荅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闊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嘆之也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考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用懸弧之義卻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

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羨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羨爲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廼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輒以義答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則鄭注葷擊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檢。月令生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葷擊非也。且引王萇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瑣覽。獸丘卽虎丘。唐諱亦云武丘也。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煩界畫。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向論高啓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於黃圈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

以下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尙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淖汗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卻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疖。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真實舉子也。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超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卻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著文

韓集爲葉七沈滯。且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踈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榷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裏。第與晦翁實相牴牾。敢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曉曉得罪於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贊讀過卽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賈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何如。清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略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加詆誣。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揚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誣。此殊不足辨。後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

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颯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試取評騭。不知於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亭齋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卻有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兒子於敵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於眼前人。祕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場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於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答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諡法亦後人附會耳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路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尙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緘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於此外是皆勦說也

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雨後之士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祕也有奇書萬望見寄水利錄已鈔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鄆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於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並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

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儒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爲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爲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豎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瘡巫言鬼求食

瘡癘經旬。太繹騷。凝冰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羹及爾曹。

題病瘡醫言似瘡非瘡

似瘡非瘡。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自瘡。禹乎盧乎。終始乎。

爲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甌。墮而不顧。卞和

之玉。削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亭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獎。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卻有意。不可艸艸觀也。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爲之可也。如以册葉強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 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卽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答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怛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

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尙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於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答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擴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滄浪生携阿郎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爲狂耳。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峰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爲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曼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以下皆爲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遭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葦聚土爲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之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爲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爲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爲便自此絕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爲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爲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於犯

忤姦豪。其爲怨毒積毀。入於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於此。真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爲以此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爲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懌。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於世。最號爲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於其始。必能成就之於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嘍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爲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卽令去人。齎賜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歎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卹其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於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携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於

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知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卽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今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手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視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爲之。於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於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於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卽歸。生平強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真見門生老白鬚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茶陵。第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於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於田野。朱衣紫綬。讒構於朝廷。不見河陽之裏。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卽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啟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

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蹙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爲吏吳興。雖跼踖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譴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汗鱗。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於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三復所患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慎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間。不行於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異。爲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躋跖廉。昔賢云。然。今乃真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及之。輒點污。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閼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幃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雒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贈繳甚設。韓穎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爲此。况臭味不同。陰鷲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於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願難於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卽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常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卽北轅無後願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修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強此來。少不安。卽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來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

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於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爲不至無以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邇者氣燄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贐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邇迥。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媚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猜猜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肯言。向後乃稍稍別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爲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於僕非直蚊虻之嚼膚而已。不得不恐爲知己言之。

與于鯉

辛苦爲縣。尚望俎豆我於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劒鱷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超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謠。當亦流傳於蒼髯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暨爲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冤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於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平日不敢虐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真。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丈肯留意於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使中及之。艸艸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摺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於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於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間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子於軍門。軍門大官。卽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於讒人。所當推其所自。而遲究之也。計明臺於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曖昧。自處於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遠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爲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爲門戶關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爲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於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譴。然於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卽具疏乞解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於江漢之間。卽警歎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狷狷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冰解。卽謀南歸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爲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闊。其爲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資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真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闕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於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於其間乎。此非爲不肖。亦以爲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爲民者乎。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爲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爲失望。吳興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真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者。龜山先生曰。願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

道理無媿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卽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爲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二首 以下多述宦况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 諱愛

契闊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寞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峰爲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卽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爲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卻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狂獄常滿，治文書至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烏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敵，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

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間多於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迫遷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俟續寄。

周興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亨署。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闐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於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揚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

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揚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常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內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翁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強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尙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殊卷爲王內翰携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卽無一字改者。但係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識無者。惟填榜時有鬼昧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媚嫉之者。然吾亦何

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並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以下四首係馬政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於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於此。頗以揚子雲寂寞自解。然思穎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粹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雒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爲門牆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雒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滌有志。此舊無志。適茲草創。然於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於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場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爲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爲有據也。謹白。

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管馬官於太僕爲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連日批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絕無文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遂庵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

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卽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劾，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殆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於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媿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袋，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卽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傅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臯、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何乃以梁國之鳥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澗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真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並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未由瞻覲。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警欬於貴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褒賞。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袞之榮也。爲之大喜。過望。而內顧僂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己。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真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章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於此。蓋肄業習之也。願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旣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強。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並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臯。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於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臯。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嬾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劍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慊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己。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強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獎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光何敢望萬一於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

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鶩。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於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爲至言。願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性質已成。不可矯強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於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於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答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卽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卽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

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於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獎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慨於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豔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笑語喧譁。而僕蹢躅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於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於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且辱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卽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之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於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願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冤抑。聊自明耳。僕於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

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克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於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於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卽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卽。謂。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於否泰。姤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於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彙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於。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論。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尙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

先大夫廼須掃室焚殮。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論。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於四明爲多。或言四明誤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於數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旋字枕字。卽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卻種花荳。淫雨滄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番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愜擾。非是此地高強。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榻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搨數本。楊誠齋云。除卻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並乞命場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於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叙。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於若己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於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於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

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祕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決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煩轉求也北窻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栗家事欲俟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蓋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爲曠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善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並子和書荷相念內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郅都寧成自不易爲之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亭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卽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遙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墻而進尙容鄙人置足耶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答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

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臥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嘆。沈君詩。俟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並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間。並前四道。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卻竄入鄙語。如所論。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况不堪。明春非討差。卽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免隅行邊。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卽今多未破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日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繼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於門下。乃辱不鄙還答。往往多推獎。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祇以空文應詔耳。

幸賜省覽。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苗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爲此役。真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真猶舊蒲葑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令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劍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厚囚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答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况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卻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卽爲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頗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於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

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會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人世知己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於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卽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真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於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那中極有高僧。土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闊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享與相親。

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病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榷。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採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尅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卽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卽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卽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於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於北。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豪石。而虐斃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

震川先生別集 卷八

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况先皇欽恤之命新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公移讞詞附

蠲貸呈子

呈爲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爲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子遺。賊船結縈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剝。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陽爲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略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冀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斂。如故。鞭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

若今日之事得無類敗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卽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變之旗至白晝擄殺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旣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劫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愛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

而巳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紹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卻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略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年每圖分爲十甲。輸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糧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賊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紹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複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糧銀終亦無所措辦。況海賊尙在猖獗之際。毆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笄歲。夫卽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爲之強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卽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答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尙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菱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遂巡未應。婦卽捐己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暮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冰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旣終。其天年卽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曲之間。略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可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惴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有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册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拳桎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寧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以成俗土風剛猛匪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羅羅織之冤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寧自處于不經。誠恐誤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先皇帝恤刑之敕。蓋好生之德矣。聖天子大赦之語。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冤。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略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糧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稅糧。不使所以復設糧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

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蓋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充糧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糧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共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繫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遞，即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誑誤府縣，拘繫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懇，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支。况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會定有冊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

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糧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氓。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菹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况大戶歲當糧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尙忍分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指官科斂。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誑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卽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訖。不顧利害。多所觸忤。今茲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願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絕。職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卽決。雖鬼神不預知。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偬。卽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閉闔閱冊。隨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斗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斗。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斗。若田之爲水所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富家一被誣。卽官微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誣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

或聞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真情。雖自暴露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效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鳴犬矣。磨盤下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鬪。時日暮風寒。山深水闊。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爲功。職寧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強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強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寧。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糧。天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卽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願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鬪。有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郎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

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冊。一概勾審。但一軍或戶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糧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糧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卽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僅守故額。旣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糧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卽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爲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卽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戶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戶。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戶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卽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戶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註誤府縣。追求小戶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

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茗甯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汗鱗士大夫者。度其他不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彊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卽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汗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強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尙被侵匿未追。人言官非酷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概非之耶。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卽欲誣汚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爲利。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賊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卽其發狂乃職尙在北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構爲一。被訪官不自

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戶不肯服從。惡吏被申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卽被中傷。而猶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見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絢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糧。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戶。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

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拒捕。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良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絢履絃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扳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黠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攔。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窮年。並行檢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卽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卽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炤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強。比之龐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較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俸。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卹畿內凋瘵之民。由此具稟。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證。除已結證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炤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旣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讎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證之獄。其舌尙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穴荒闌。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緜。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艷。朱戶蝕銅環。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釼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蝟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南。吳淞水流澌。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齋。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僧呼鼃鼃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灘灘。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涘。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鬣鬣。光景遂已戢。泱泱深靈澍。千里破封蟄。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邃高居。朱明闕赫翁。希微澹將開。浙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醞流更滄溟。萬壑嚙靈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縠。枕色浸淤泥。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激灑湖光翻。蹙咽海潮溢。霓旌尙高翔。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續紛餘花落。寂寞愁鳥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作又徵時暘。思文憂民粒。鼃鼃費灰酒。魚蝦饒掇拾。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閑。安能使家給。泥塗踏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綿。瀾簡慵啓笈。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繫。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俯仰觀宇宙。坱圻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錢宗伯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大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墀。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當時興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舟阻沾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沾下沾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汝水自此南北流。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尙書廟貌崇千秋。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漣漣。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老父。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卻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河流日侵齧。森森洞庭秋。鳥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觀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頽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蜃氓。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孟盎涵光晶。忽然觀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尙未得瀉傾。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脹。空役數萬人。續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潑。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苗。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獠。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尙凝血。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強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無緣覲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八月尙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江水競飛溢。螭龍爭廻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明發尤慘澹。川途尙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如在楮。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縠。乘快得順流。溯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廻溪每九曲。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又

半月困漳衛。今日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兔。東郡亦雨鯽。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玄文故幽處。卮蠭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竟西南。會考昔爲令。期年化方覃。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竟以未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孝皇日。仁治正漸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暗。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圮橋履。今卽下邳街。淮酒市醞醪。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蕤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先皇昔在宥。世道尙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髿。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循己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瘦丘任蓄畬。補亡綴狸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搢雲霞。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絕華炫。深巖闕香火。危峻瞰郊甸。鬱鬱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或溷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旣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揚雄。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黽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燒去煩刑。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盱。庭中無一人。沉寃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餘糧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犖獨。不能畏高明。匪眦生怨恚。僭甚饜鄣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旣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亦復戀微祿。假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菖蓿。入郡問驛驩。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汝南多名士。太平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佇待河水泮。稅駕歸林丘。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卯時。嘗聽家君言。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卽識之。進獎席每前。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君才豈不辦。古道多屯遭。嘆息時所尙。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唯此卽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臯。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頽宇清響薄高雲余少略見之諷誦每忻忻澹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嗟乎輕薄子狂吠方猖獗惜哉簡裘亡家簾少所蘊
徒爲嘗一爨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躡通谷數行過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子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頽不異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臙臙一朝化曠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郵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春陵行今人豈軒輊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弓
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公當宁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媿愷悌揚仁風
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暉

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天子之選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尙纏己。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茶女。謗論或未已。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矚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甘從涓濱臯。垂老尙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王子欽姊節。興言涕汎瀾。兩髦尙如見。廿年骨已寒。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大饗尙玄尊。大路素幃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鞞心蘊結。素絲國風美。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素飡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懼。素問人日死。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攬垂指。掇儻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構非廣廈。幽棲獲便房。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栩栩意象適。遼遼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圮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覬覦容自嵬。喋喋冠何常。恍如乘鸞。冷然御清涼。鈞天聆廣樂。玄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終慚在三季。未可擬九皇。據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履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鰈。勺水停淵澄。方池恣廻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濡沫蹄涔寬。吞舟坳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鬪。飼蟲疲黠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傲傲。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曠。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紹。滄海竟清晏。小口悉剗剗。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臯帝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真。徬徨宋金之季。強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命真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常。貔貅百萬畫伏藏。日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闕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何蕭然。流穴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閑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攜送至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蹒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况今中扼二京。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病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閩。吟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高者脩脩特清楚。憶昔秦公關西圃。巖嶠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尙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睨視巖巖然。又若九皇聖人鵜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尙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鬪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犬通。鬼鬼靈壽起苕藁。一日沙丘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遙。至今誰言鄙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懵不知共誇浚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獪。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拔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正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廡。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其一今在尙書府。二幅翻飛入島夷。神物化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饗海賈。盛夏張之紫薇省。涼氣歛忽過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真。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陔遏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跨卓犖。傳久孰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迺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鬪題隨丹青。嗚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蓬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罨戶。人到鳥驚枝。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簣意何嗟。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鳥計。眞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頽。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匯。飄泊一船來。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盪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雞犬存。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祿祿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汛。虎壘秋清枕夜潮。卽見功成報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玄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願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謠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傅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尙珮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邛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棘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卻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口離韎歸鞬纒。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秦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滿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涼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盤翠環麗流明月。寶蓋攢羅迴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候。尙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東倉白晝靜城闔。烟火連天豺虎曠。忽駕廻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卻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卻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卻憶故鄉風景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州。行來忽盡三千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嘆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鷓鴣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於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潯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熄。猶延廟祐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閒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鱗。正時含桃薦廟時。聖主遙知來建業。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圓。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稷稷。六韜金版知何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按極屋棟也。稷稷。紛紛

也語出莊子。

西窗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貧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爲愛如來深法坐。飛來箭鏃是蓬花。忤逆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爲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卻記吾名姓。不擊闍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椰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注。獨控青驕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夷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卻恐君王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口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略。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猴。賀蘭擁衆尤堪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尙賒。遙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真肯分甘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駕。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半年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鬻。自憐不與橋門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夷吾定自逢知己。唐舉終非錯相人。

冰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襄水之迂縈。占愷爽於邑中兮。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冰崖之草堂。既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靈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翱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追鈇鉞之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乘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卽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爲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孰知渴而慕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洒然如御夫北風之廳。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裳。厭鼎臠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然。冰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受命而夕飲冰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旣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睽睽如此云。

歸太僕贊

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恆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震川先生小傳

見列朝詩集

錢謙益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爲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爲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爲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脉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稻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撐柱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盡矣刻旣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家孫昌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

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廻翔雜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具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平生知己。每叙張文隱事。輒爲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爲補書之於此。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旣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雖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尙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諡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諡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

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畧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蠶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及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惟

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籛匪籛。烝餽有飴。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願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鏤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與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并定凡例。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者。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尙文。宋初又尙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方。

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于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己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答上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托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畱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錢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

文章千古事爲韻

曾孫莊

一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迴軼羣。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餽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願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